

江花

浅草

A18

步步高

■文/孟繁红

初冬时节，风已经很凉了。喧闹了一天的城市归于夜的宁静，桃花坞路也迷蒙在昏黄的路灯光下，路两侧的法桐树叶落了不少，灯光透过树上零零落落的枯叶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影子，掉落在地上的叶则在冷风里飘零，一弯残月冷冷地斜挂在天空。此时街上已没有几个行人，我在冷风中紧裹着衣服匆匆而行，只想尽快赶回温暖的家。

走到市中医院时，忽听一阵二胡的乐声从马路对面传来。这么晚谁还在夜中拉二胡？带着疑惑，我穿过马路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寻二胡声音的出处。医院围墙边有路灯光透下来形成的一块亮地，空地上坐着一位中年男子，穿一身绿色的老式旧军装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还算干净，光脚着一双解放鞋，虽说身上垫着块薄泡沫板，但还是令人觉得有些冷。男子身边放一旧搪瓷小盆，有些残破，里面有几枚硬币，盆子旁有一小绿本本。我正要俯身细看，或许是察觉有人来了，那男子抬起头来，茫然四顾，原来是个盲人。我忽然有种偷窥别人的尴尬，忙说：“您好！”那男子从声音中辨别出我无恶意，也用浓浓的苏北口音说了声“你好”。我蹲下身来与他攀谈，那个小绿本本原来是一本残疾证，封皮中还夹有一少年的照片。原来这男子姓袁，视力有残疾，是苏北阜宁人，虽是四十岁不到，但面容明显有些苍老。他先天视力不

好，只读了几年小学，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，结婚七年后却患癌症走了。如今家里虽有田，他却种不了，便把田托包给邻居种，把小孩寄养在妹妹家，拾起小时候拉二胡的底子，出来谋生。

男子拉的大多是一些老曲子，有《二泉映月》、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、《在北京的金山上》，还有苏北小调。偶尔也拉一些流行乐曲，我不是很懂音乐，但听得出他确实是用心在拉，虽不是那么技艺娴熟。我们谈到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、《听松》，刘天华的《良宵》、《空山鸟语》，闵桂芬的《江河水》、《阳光三叠》。应我的请求，他拉了几首我喜欢的二胡名曲。在这寂冷的初冬之夜能听到或心酸或激昂或行云流水或古涩凝噎，能引起内心共鸣的曲子，虽有寒意却心潮澎湃，荡漾着温暖。男子不善言谈，只陶醉在二胡乐曲中，似乎忘掉了寒凉、孤独和痛苦，甚至忽略了站

在一边的我。拉了一会，他从破旧的背包里掏出半瓶矿泉水，不顾寒凉喝了起来。我提醒他注意身体，他说习惯了。他告诉我，村里现在给他申请了低保，日子比原来好多了，残疾证里的少年照片是他的儿子，现在上学也有了着落。他说镇江人很好，总有些好心人帮他。他虽在潦倒之中，也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。

我掏空身上所有的余钱，一起放到他面前的小盆里，默默地离开。我走开不远，一阵高亢欢快二胡声从背后传来，是《步步高》。我知道这是拉给我听的，更是拉给他自己的，一阵感动，在心中默念道：兄弟，愿你日子越来越好！



一路感动

■文/李琳

小时候我的家在乡村校舍，偌大的一片校区就几排空荡荡的房子，周边是环山的小潭。对于还没有到入学年龄的我来说，暑假很萧条。父母为了让我这个井底之蛙长长见识，排解下暑期所带来的萧瑟感，准备带我去南京游玩。现在动车20分钟就能抵达的地方，那时候却意味着是出远门，是劳师动众。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父亲花三个月工资买来的凤凰牌男式自行车。自行车在我眼里很大，像只陆地帆船，用手去摇那脚蹬，车轮迅速的转动，还会带来一阵阵的大风。

那天风和日丽，碧空如洗。父亲将“凤凰”推到门口停住，母亲提着双肩大包跟着走出来，还有些很轻的碎物，父亲用袋子装好挂在那车大杠上，期待而兴奋地抓紧龙头。就这样，父亲潇洒的骑上车子慢行，等母亲坐上车后座才加速前行。公路是石子铺就，自行车在上面一路颠簸的向前滑行。看着两边的田地一片一片的从眼前滑过，感觉我们像是输送带上的货物，被这长而大的输送带向前运送着，偶尔加大马力时我们就会在输送带上颠一下。

这是进城的唯一道路，路口两边是山，中间的那条公路上坡

下坡像一个Ω。父亲用力踩着脚蹬，车子缓慢向上爬行。终于爬上坡顶，父亲解压似的喘口气，车子开始慢慢地向下滑行，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强劲。父亲的双脚放在脚蹬上已经不动，在加速度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父亲的呼吸声也急促起来，手指关节处因紧握车龙头开始发白。我感觉到车子越来越颠簸，像是遇到巨浪似的小船，在海上不知所措的随浪起伏着。突然，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辆货车，呼啸着向我们扑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父亲一偏车龙头躲过了那辆货车。但由于车速很快，地上有个很大的碎石块将自行车颠了起来，我像一片风中的树叶飞了出去。父亲伸出手去抓我，但我还是被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上，膝盖磕在一片碎石上。父亲摔在马路边连滚了几下，母亲也和自行车一起倒在了路边。

没一会，我们的身边围满了人，他们利索地扶起父亲母亲并询问着情况。母亲抱起我的瞬间，我才惊醒过来，感觉到膝盖一阵撕裂的痛。我开始大哭，用哭声宣泄着膝盖上痛彻心扉的痛。膝盖由于撞击和撕磨，像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野兽，殷红的血汨汨地流出来，伤口周围火辣辣的，仿佛被火炙烤着。周围的人看到我的伤势，急切地表示要赶紧上医院，可那里没有公交车

当时更没有出租车。有对夫妻担忧地看着我的伤，劝母亲抱着我先去他们店里坐下，让别的人去坡底对面的厂里拦车。说是店，其实也就是一个简易的路边摊。母亲抱着我坐到店，在那里我感觉很安心很温暖。女主人从口袋里翻找着，拿出一块干净的手帕，然后在脸盆里倒入温水，用蘸着温水的手帕，擦拭着我小腿上的污渍和血迹。母亲心疼且焦虑地看着我的伤口，连连表示着感谢。女子脸上的担忧让我感觉疼痛减轻了不少。

对面一阵喧哗。原来，他们拦到一辆准备进城的车。母亲抱着我被那些人迅速地扶上车，只听到有人跟司机交代着，要慢些开，孩子伤重之类的话。父亲等母亲坐稳后交代母亲，快点带我去最近的医院，他骑车跟去。父亲其实也伤得不轻，手臂上、手腕上、脸上到处伤痕累累。后来听说父亲全身缝了十几针。但在当时，我除了看到父亲脸上的担忧和身上的血迹外，没有看到父亲一丝丝疼痛的表情。

车祸本该是我孩童时期一段苍白的记忆，但是正因为那些至今不知姓名的热心人给予的帮助，使得我的这段记忆像油画一样的生动且绚烂起来。

回忆那年

■文/唐龙

“取暖回忆，回忆无香，有阳光，还感觉冷，我站在分隔岛上，没有方向，不想回家……”一首《冬天的秘密》回旋在耳旁，我意识到冬天已经来临太久。或许是这里的环境太过悠闲，让我的感觉也变得迟缓。站在窗旁，一眼望去是城市的繁华。眼前的景，眼前的人，由清晰到模糊，再又模糊回归到清晰。渐渐发现，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像是一棵孤立寒风的小白杨。

人在孤独时最怕的就是沉浸回忆，怀念着过往的一切美好。可却越是想念，就越感觉孤独。自离开西安以后，我想或许就再也难以见到那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景象了。

那是2009年的十一月，我第一次见到能没过小腿的雪。起身离开温暖的教室，刚到室外，我们都还撑着伞，茫茫的一片白，我惊呆了，往日漆黑的夜晚现在却是光辉四溢。这或许是上天给我的一份意外惊喜。我缓过来，扔去伞，奔跑在雪地中，有些忘却了自我。寒风呼啸，但却掩盖不了内心的欢悦和踏雪的兴奋。平时安宁的操场上像是正在开新年晚会，处处欢声笑语。我沉浸在喜悦中，忘却了一切烦恼。

当夜，我的手脚被冻得麻木，可仍然觉得毫无所谓，心思都飘飞在雪上云霄了。在雪地上疯累了，牵着念念不舍回到寝室。洗漱过后，安静地进入梦乡，我看到了，你在对我咯咯直笑。我带着你漫步校园，你的兴奋让我抓不住丝丝略过的倩影。一排排踏雪的足迹，相互交错，分不清是你的还是我的。第二天，我起得很早，利用课前的时间走过校园每一个我觉得美丽的角落，用照片给你分享我的快乐。还记得，寒假回家的时候，当我将那本冬的相册放在你手上，你的喜悦让我感觉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只是可惜，现在的我们已经奔走在各自的轨道，或许不会再有交集。只是不知道那些记忆你是否还完整地保存？

一阵寒风惊醒了我，眼前还是模糊的景。点上一支烟，这或许是我现在冬天里最温暖的一刻。四年的北国生活让我不再惧怕冬天的严寒，但却不敢去回忆那些冬的印记。来到镇江已经三个月了，第一次在这里过冬，南方和北方的冬天韵味完全不一样，虽然气温一样徘徊在冰点，但这湿冷却让人感觉更加冷得刺痛。

随着音乐的尾声，我收起那些残碎的记忆，回归现实。我还是我。这个冬天，我依然快乐。有了属于自己心灵的归属，有了属于自己温暖的阳光，我相信，下一个春天到来，花儿会开得更加美丽。